

李家樹《漢語詞匯講話》序

何文匯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

李家樹博士讓我為他的新書《漢語詞匯講話》寫一篇序。正當我搜索枯腸之際，電視機播著一首名叫《樂善的心》的粵語歌曲。歌詞中有一句是：「誰亦也算我弟兄，難分捨。」我的靈感登時來了。我就由「亦也」說起吧。

「亦也」是一個越來越流行的同義複合副詞。不久以前，電視還播著一首推銷白米的粵語廣告歌，其中一句歌詞是：「誰亦也會享得進步繁榮。」電視的影響力很大，歌曲的影響力也很大。歌曲在電視播送，力量之大，更不待言了。影響所及，近日大學生的文章偶爾也用「亦也」一詞。本來，屬於名詞、動詞和形容詞的同義複合詞很常見，如「容貌」、「遨遊」、「柔軟」等。這些都是漢語詞匯雙音化的產品，如果用得適當，可以使句子看來平穩、渾成，節奏也協調。不過，像「亦」、「也」這些只起陪襯作用的「範圍副詞」也要同義複合的話，寫成的句子恐怕會很笨拙了。

「亦也」這種結構也許有先例可援，「如若」便是一個例子。「如若」是一個同義複合連詞，表示假設關係，元朝以來的戲曲小說偶爾用作口語詞。粵語流行曲也用「如若」，例如：

如若夢境不相通，我枉有熱情夢。（《殘夢》）

但我總覺得「如若」是一個贅詞，跟「亦也」一樣，是沒必要複合的。不過有些人偏喜歡捨簡取繁，又不太理會語言習慣，硬要造一些累贅的複合詞出來。將來，我們也許不難聽到歌曲中出現像「麼嗎」一般的同義複合助詞以及像「由從」一般的同義複合介詞哩。填詞人受到曲譜的限制，也許會把「左邊」、「右邊」寫成「左頭」、「右頭」了。

最近看大學生的文章，發現了「否」和「麼」或「嗎」同在一句之中的新結構。這大抵也是受了粵語流行曲的影響。我舉兩個例：

尋辦法又流向你，你會否等我麼？（《細水長流》）

但求夜深，奔波以後，能望見你。你可否知道麼？（《每天愛你多一些》）

但「會否……麼」和「可否……麼」同樣是不合語法的，用「呢」代替「麼」還說得過去。不過，「否」字文言句根本就不需要語體的語氣助詞。「你可否知道麼」譯成語體文是「你

可不可以知道麼」，不但語法不通，連語意也不通，真是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」。填詞人語文基礎不好，受了曲譜音節、前後韻腳的牽引，便胡亂寫一些不通的句子來湊數、湊韻，終而誤導了青少年。這樣做，怎不令人慨嘆？

像「不捨得」、「不記得」這樣的詞序安排也是學生的文章常見的，粵語流行曲也有這樣詞序的述語。試看下面歌詞：

不捨得你，不捨得你，仍須給你走。（《不捨得你》）

這全因填詞人不懂國語語法，不知道語體文是「捨不得」，只管把粵語「唔捨得」翻成「不捨得」，不但蔑視了普通話法則，而且誤導了年青學子。粵語流行曲雖然用粵語唱，歌詞卻以語體文為主。如果填詞人不懂普通話，寫出來的歌詞就往往語法不通用詞不當了。這些不通的語法和不當的用詞，自然會出現在學生的文章裏。

香港學生學習中國語文有兩大困難。第一：香港學生說粵語居多，對國語認識不深，寫語體文時往往國、粵語法混用，因而常常違反語法規律。第二：香港學生的古文基礎不好，讀起古文來往往困難重重，對古文多抱著逃避的心理；古文修養不好，自然很難適當地應用古語詞。香港的學生非常依賴粵語流行曲和電視廣播來學習中國語文。如果以語體文寫成的歌詞符合語法規律，如果電視廣播員用詞恰當，對學生寫作是有相當幫助的。反之，電視廣播員和歌曲填詞人不在語文上正己正人，語文的基本法則將會遭受嚴重破壞。這不但妨礙溝通，而且使我們養成得過且過的處事態度。這樣發展下去，實非社會之福。

作為官方廣播機構的香港電臺，在八十年代有一個益智電視節目，叫《識多一點點》，對象自然是學生了。但「識多一點點」是極壞的句子。如果用普通話語法，就應該是「多識〔懂〕一點點」；如果用廣州話語法，就應該是「識多一啲啲」。這樣把國語和粵語語法混雜在一起，拙劣得很。這節目維持了好幾年，大抵已誤導了不少學生。幸而這節目總是在收視率低的時間播映，不然遺害恐怕會更大。

不久以前，電視一位天氣報道員喜歡說氣溫「介乎嘍」某度和某度之間。說得多了，連前輩廣播員也受了影響，跟著她說「介乎嘍」。要知「介乎」的「乎」已有「在」、「於」的意思，「介乎嘍」便等於「介在在」或「介於於」，只有古文修養很低的人才會生造這樣的詞語。現在這位天氣報道員已經離開了電視，但她的影響實在太深了，電視和電臺的天氣報道員一時不慎，「介乎嘍」仍會衝口而出。而日常談話，已有人用「介乎嘍」這一詞組了。這無疑是極不尊重語文規律的行為，也可見電視廣播員的影響力多麼大。如果廣播員的語文素養不好，中國語文早晚會給他們破壞無遺。

既然電視廣播員的用詞和粵語歌曲的語法不可靠，我們如果要寫好的語體文，如果要用詞恰當，便得多看有關語法的書了。本來談論語法的書很容易流於枯燥乏味，但李家樹博士的《漢語詞匯講話》卻並不這樣。家樹兄論說生動，又往往就地取材，拿

關於正音的三個問題

《漢語正音辭典》序

伍鐵平

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

王昕若送來他主編的《漢語正音辭典》，希望我寫序。借這個機會，我打算談幾個同正音有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，以便說明王昕若主編的正音辭典的價值。

正音的重要性

正音有很大的實踐意義。早在隋代，陸法言就編了一部《切韻》。該書參校古今，折衷南北，目的在於正音，要求發音切於實際。《切韻》的音系可以說是公元六世紀文學語言（即標準語）的語音系統。清朝的雍正皇帝在1728年發佈詔書：「朕每引見大小臣工，凡陳奏履歷之時，惟有閩、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，不可通曉。……官民上下言語不通，必使胥吏從中代為轉遞，於是添設假借，百病叢生，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。……應令福建、廣東兩省督撫，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及教官，徧為傳示，多方訓導，務使語言明白，使人通曉，不得仍前習為鄉音。」詔書下達後，全國各地紛紛興建正音學院。其中邵武一郡的正音學院，直到嘉慶、道光年間仍在開辦。這類學校實為我國最早推廣官話的學校。清朝還規定「舉人、生員、貢監、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」。

在外國，正音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。這一點在外國的文學著作中也有所反映。例如，蕭伯納在1916年寫的《皮格馬利翁》（中譯改為《賣花女》）描寫英國一個在街頭叫賣的賣花姑娘滿口倫敦土話（在英語中這種土話叫做 cockneyism）。一個語音學家對

香港時事來做例子。這樣做，除了可以使香港的讀者對這本書產生親切感外，也使這本書添了不少趣味。能夠從趣味中得到知識，真是一大快事。

家樹兄精研古籍，現在利用他深厚的古文知識談論語法，內容更見簡要。細讀家樹兄的文章，可以使我們更深刻認識中國語文。更深刻認識中國語文，可以使我們對中國語文更感親切。對中國語文更感親切，又可以使我們樂於更進一步認識中國語文。這樣，我們的語文程度就提高有望了。